

书话

# 在悲剧中 直面痛苦，理解生活

记者 吴璇

日前，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《悲剧》一书，是享誉全球的文学理论家特里·伊格尔顿倾注了数十年思考与个人情感的著作，它以通俗易懂的语言、跨学科的视野，重新解读了悲剧的历史脉络、核心本质与当代价值。

## 回应“悲剧已死”的迷思

在文学研究领域，“悲剧已死”的论调曾长期占据主流。以乔治·斯坦纳为代表的学者认为，在崇尚理性、平等与世俗价值的现代社会，悲剧失去了生存土壤，唯有古希腊和莎士比亚时代的贵族悲剧才是正统。

对此，作者指出，生活中的悲剧与艺术形式的悲剧截然不同。生老病死、意外苦难是人类共通的生命体验，这是悲剧的普遍性；而作为艺术的悲剧，诞生于古希腊的城邦文明，是独特的历史产物，并非永恒不变的艺术范式。作者从《俄狄浦斯王》切入，还原了古希腊悲剧的真实面貌，并认为，它不仅是戏剧表演，更是城邦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是酒神节庆典的核心环节，由城邦资助、公民参与，兼具伦理教育与政治讨论功能。这种“全城剧场”的形态，让悲剧从诞生之初就与社会、政治深度绑定。

针对“悲剧在现代消亡”的说法，作者直言，悲剧并非消失，而是被哲学理论曲解、被世俗认知弱化。现代社会用廉价的“慰藉”包装悲剧，试图用理性消解痛苦，却遗忘了悲剧最本真的内核——直面无法抚慰的伤痛。

书摘

## 絮叨的诸葛亮

《出师表》号称“千载一表”，但严格来说，它是最不像表的一份奏表。

表是什么？是臣给君写的报告，姿态自下而上，要谦卑。

而《出师表》里诸葛亮对刘禅的种种规劝，完全不像是一位臣子劝皇帝。就像马小烦指出的那样，诸葛亮一直在说这个“宜”，那个“不宜”，大到朝政用人，小到言谈举止，简直像是在宣读小学生行为规范守则。所以历代一直有人说，诸葛亮是权臣，居高临下地对刘禅指手画脚。

我年轻的时候，也一度觉得诸葛亮是不是太霸道了。但自从被马小烦提醒之后，我忽然意识到，不是这么回事。

就拿人事安排来说吧。想象一下，如果是一位真正的霸道权臣——比如曹操——给皇上写表安排官员，会怎么讲？只需一句：“侍中、侍郎郭攸之、费祗、董允等，此皆良实，志虑忠纯，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”就够

## 解锁悲剧的多维精神密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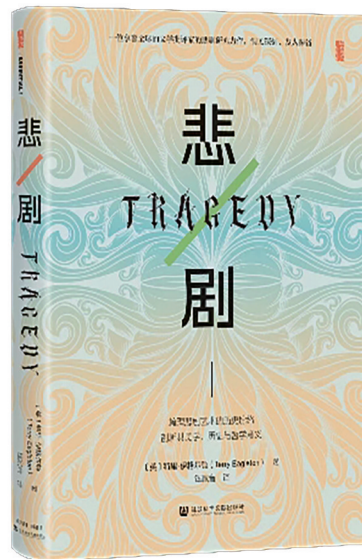
在古典悲剧解读中，作者剖析了埃斯库罗斯、索福克勒斯的作品，揭示悲剧“既维护社会秩序，又批判文明黑暗”的双重作用。古希腊悲剧在官方庆典中上演，却大胆揭露疯癫、乱伦、杀亲等人性与社会的阴暗面，如同“政治上的顺势疗法”，在宣泄情绪的同时，完成对公民的思想启迪。进入现代，悲剧从城邦舞台走向私人领域，易卜生等剧作家以家庭为切口，将个人悲剧与社会问题绑定，让私人痛苦成为公共议题，延续了悲剧的政治与伦理价值。

书中还深度解读黑格尔、尼采、弗洛伊德、本雅明等思想家对悲剧的诠释，既吸收其理论精华，又批判其对悲剧的过度理想化。这种跨界解读，既让悲剧研究有理论深度，又贴近普通人的生命感受，打破了学术著作的晦涩壁垒。

## 悲剧在当代的价值与力量

作为一部立足当下的研究著作，《悲剧》最终落脚于悲剧的当代意义，回答了“我们为什么还要读悲剧”这一核心问题，这也是本书最具现实关怀的部分。伊格尔顿摒弃对悲剧的美化与功利化解读，还原悲剧的本真价值，为当代人提供了直面痛苦、理解生活的精神路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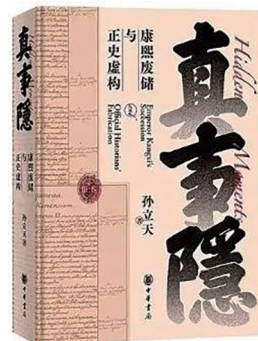
很多人认为悲剧能带来心灵救赎、让人获得力量，而事实上，真



《悲剧》。

正的悲剧从不提供廉价的安慰，它只是如实呈现生命的苦难与无常。这种“不抚慰”，恰恰是悲剧的珍贵之处——它让我们正视痛苦的本质，不逃避、不粉饰，在直面苦难中获得真正的精神清醒。同时，悲剧从未失去其政治与社会价值，它始终是批判现实、反思文明的重要载体，能让我们看清社会的矛盾与人性的复杂，避免陷入理性至上的盲目乐观。

新书架



## 《真事隐》

作者：孙立天  
出版：中华书局

本书综合运用清宫档案、官修实录、私人笔记等文献，钩沉还原被掩盖和篡改的大量历史细节，挖掘出雍正对历史记载进行系统清理的诸多证据，为康熙朝储位之争带来了一系列前所未闻的新故事。



## 《蓝色八开笔记本》

作者：[奥]弗朗茨·卡夫卡  
出版：文汇出版社

1917年至1919年间，病痛中的卡夫卡在八册蓝色八开笔记本上，写下了他自由而深刻的思想。文本简洁锋利，极具哲学性与文学性，是理解卡夫卡内心世界的关键文献。



## 《门祭与门神崇拜》

作者：王子今  
出版：贵州人民出版社

本书围绕“门”这一主题，从民俗文化的角度，细致梳理了有关“门”的民俗礼俗，以及传统门户观念的形成与流变，并详尽考证了门神崇拜的源与流。



《历史中的大与小》。

每一个环节都叮嘱到。你们品品，是不是跟前面那段《出师表》的画风有点相似？

摘自《历史中的大与小》  
作者：马伯庸  
出版：湖南文艺出版社

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

记者 李尚 整理